

【连阔如评书秘本】

三十六英雄

中石屋



下

连阔如 口述

贾建国 连丽如整理

中华书局

【连阔如评书秘本】

三十六英雄

中
原
野



下

连阔如 口述
贾建国 连丽如 整理

中华书局

第四十九回 杨虎臣兵困瓦岗山 铁子建水擒魏文生

杨广见诸事齐毕，择了个黄道吉日，要起驾巡幸江南。是日，由令狐达押着众美女出了太原城，到了城西汾水河边，命她们在更衣棚内一齐更衣。棚内预备好了数千件五彩衣服，众美女全部穿换齐毕。令狐达又命她们在岸上拉纤，众美女齐集在河边，那河中的四座龙舟上边拴得了锦缆，拉至岸上，交与众美女扯着，候旨起驾。河东节度使唐王李渊派遣官军保护御路，众官军由晋阳宫的门前散开了，两旁排列，直排到汾水河边。夫役人等黄土填道，净水泼街，御路肃清，净等皇上起驾了。宇文成都点齐了羽林军五千名，齐集在宫门外，准备保护圣驾。

却说杨广在宫中与萧妃更衣已毕，传下旨来，命三宫六院、妃嫔贵人俱留晋阳宫。太仆寺大臣、銮仪卫的官员将车辇銮驾预备好了，杨广与萧妃乘坐龙凤辇，由宫中出来，宇文文化及、李渊父子随行。宫门外九声炮响，羽林军开往西门外，文武大臣等各自乘马，左右排开，随在銮驾后面而行。侍卫甲士等前呼后拥保着杨广起驾汾河边，城中铺户家家摆设香案，恭敬圣驾。杨广驾至汾水河边，望见河中的龙舟战船修造得美丽壮观，又兼以锦帆高悬，美女拉纤，红红绿绿。杨广大悦，未下车辇，传下旨来，命御几千殿下秦王李世民随驾往游江南；加封唐王为晋阳宫正监，裴寂为晋阳宫副监，保护宫眷；命靠山王杨林由旱路速至洛阳，布置行宫。原来这隋朝自从杨坚篡了北周的天下，自立国号大隋，就定都长安，又在长安以东修了一座城池，名为大兴。到了

杨广篡位之后，又把洛阳定名东都，各处设有宫院，皆有正宫监、副宫监，保护各处宫院。故此杨广封李渊、裴寂为晋阳宫正、副宫监。又命杨林到洛阳布置东都，以便到了洛阳之时，那里歇驾。这旨传下来，谁敢不遵？

杨广、萧妃下了辇，上了头座龙舟；秦王李世民上了二座龙舟；宇文文化及、宇文成都父子上了三座龙舟；随行的文武官员上了四座龙舟。护驾的羽林军分为两队，一队上船，一队上岸。诸事齐毕，飞虎船上隆隆炮声响动，开船了，众美女把锦缆往肩头上一背，扯着便走。龙舟移动了，靠山王杨林、唐王李渊、殷王建成、齐王元吉、赵王元霸及河东众官员等冲着龙舟跪倒，跪送圣驾。杨林忽然抬头看见第四座龙舟上有个官员，头戴展翅乌纱，身穿锦罗袍，腰横玉带，足下粉底官靴，站在四座龙舟之上往头座龙舟张望。那杨广坐在船楼之内往两岸上观瞧美女扯缆，都没瞧见那萧妃做什么。原来萧妃是淫荡之妇，与杨广在一处久而生厌，由长安到太原路途之上她就瞧着魏国公李密面貌可爱，如今头座龙舟移动，她不住地回头观瞧。李密与萧妃往来眉目传情，被靠山王杨林瞧见了，杨林问左右：“那四座龙舟上站立的官员是谁？”有认识他的说：“是魏国公李密。”杨林大怒道：“臣戏君妻，论罪该杀，孤日后必杀李密！”此时杨林已然站起来，用手指着李密，怒骂不已。那四座龙舟离岸原差不远，李密忽然回头望见杨林指着他，心中有些觉悟，赶紧走入船楼之中去了。杨林与李氏四王、文武官员见龙舟去远，这才率众上马，由河东起身，够奔洛阳而去。李渊父子与送行官员回归太原暂且不表。却说杨林数日之间到了洛阳，与洛阳东都宫监们布置一切，准备杨广到了再迎接。

过了十数日，杨广驾至洛阳，龙舟在黄河渡口拢岸，由杨林、韩擒虎等将杨广接至宫中。杨广想在洛阳歇息数日再为起驾巡幸江南，不料这河南各处州县官员纷纷来递折本，如同雪片似的

飞来。杨广御览之下，见折本上所奏的是曹州反王孟海公、豫州反王徐延朗、相州反王高谈圣、山东反王唐璧、苏州反王沈法兴、湖广反王雷大鹏、河北反王李子通、沙陀国王子突厥、口北沙漠王铁木耳、江陵反王萧铣、武林反王李执、楚越反王高士逵、陈州反王吴可宣，各路反王纷纷带兵，要与瓦岗山大魔国会兵，阻住了御路，恐怕不能去游江南了。又有各处州县官员的折本，奏禀郁林反了宁长真，巴东反了冉安昌，广州反了邓文进，宣城反了梅知严，永嘉反了苗海潮，永安反了周法明，舒州反了殷恭遂，海陵反了臧君相，济北反了张青持，章邯反了田留安，鄆州反了将善合，富州反了王薄，青州反了纂公顺，文登反了淳于难，任城反了徐师顺，平陵反了李义满，尉氏反了时德睿，汴州反了王要汉，山南反了杨士林，上洛反了周洮，五原反了张长凭，淮阳反了周文举，朔方反了梁师都，高罗反了冯盎，邳郡反了王德仁，齐郡反了左才相，新安反了汪华起，榆林反了郭子和，金城反了薛文举。杨广看罢大惊，忙在东都宫内召集杨林、韩擒虎、宇文文化及商议军国大事。杨广把天下各路反王要在瓦岗山会兵，阻拦他不得驾幸江南的话说给文武大臣，靠山王杨林说：“万岁，这些反王不过是跳梁小丑，东劫西掠，骚扰民间，焉敢阻拦圣驾巡幸江南？臣请万岁传旨，速调大军数十万，臣与韩擒虎、贺若弼攻打瓦岗山，若能将岗山荡平，群寇自然惊散，然后分兵追剿，不难歼灭。”杨广大悦，说：“皇叔所言甚是，朕即降旨调兵攻打岗山便了。”于是杨广驾在洛阳，不敢南下，传旨调各路兵将。不到半月，调来了五十万大军，齐集在洛阳。隋兵声势浩大，果然把各路的盗寇镇住了，皆不敢进扰河南。

这天杨广传下旨来，留兵二十万拱卫东都，其余三十万大军命靠山王杨林统带，与韩擒虎、贺若弼、魏文通、魏文生等，兵发瓦岗山。此时杨林的众太保俱在洛阳，他们伺候杨林祭了旗，三十万大军放炮拔营，浩浩荡荡杀奔大魔国而来。杨林因为屡次

攻打瓦岗山不利，这次是要与瓦岗山决战，剿灭不了岗山盗寇，誓不还朝。杨林这次到了岗山，水擒魏文生，火烧罗士信，怒摆一字长蛇阵，二请罗成破阵，十八国会兵四平山，程咬金拜铁冠为十八国都盟主，李元霸锤砸四平山，三锤打走裴元庆，兵败麒麟峪，程咬金醉卧琼花观，李密诈破麒麟峪，瓦岗山程咬金脱袍让位，秦叔宝南取五关，三抢虎类豹，马跳月牙涧，尚师徒托妻寄子，八锤两铜倒铜旗，罗成兄弟相逢等等热闹节目，尽在后套书中。

且说杨林三十万大军到了瓦岗山，杨林命韩擒虎带兵六万到瓦岗山东面安营；命魏文通带兵六万到瓦岗山西面扎营；命魏文生与五位太保罗方、薛亮、满成、满良、杨明远，带兵六万到瓦岗山南面扎营；其余的兵将随着杨林够奔瓦岗山北面扎营。这大隋朝的三十万大军围着瓦岗山四面放炮安营，那瓦岗山上的守山兵卒赶紧飞报军情，大元帅秦叔宝派兵遣将，把守东西南北四面山口。金镛城内合城兵将，令下准备和隋军鏖兵。却说隋军四面安营已毕，歇息了一日，杨林就点兵一万，放炮出营，杀奔瓦岗山北面。离着瓦岗山切近了，杨林吩咐人马把阵势列开，一万大军把阵列好，杨林在帅纛旗下压住了全军大队，命兵将喊喝声音叫战。约有顿饭之时，就听见山内隆隆炮响，两杆紫缎门旗开处，三千人马二龙出水式冲出来，列齐了阵势。当中间帅纛旗下，单雄信、尤俊达、王君可、王伯当、谢映登五路先锋与总印先锋裴元庆六个人压住左右阵脚，秦叔宝怀抱令旗压住全军。

两国人马把阵势列圆，靠山王杨林并不派将临敌，把令旗交与压阵官，亲自出马，直临阵前，大声喊嚷：“呔！岗山盗寇听真：靠山王杨林在此！尔等有不死者，马前送死！”裴元庆见杨林耀武扬威叫战，他拍马抡锤，直奔杨林。杨林见对面来了一员小将，银甲白袍，五杆护背旗，精神百倍，手中拿着一对梅花亮银锤。杨林没有见过裴元庆，向他问道：“尔是何人，通名受

死！”裴元庆说：“俺在大德天子驾前称臣，秦元帅麾下调遣，五路先锋裴元庆是也！”杨林大怒，问道：“裴元庆，你们父子在大隋朝为官，食君禄不报君恩，背叛朝廷降了瓦岗山，不忠之辈，还敢临阵？”裴元庆说：“老儿杨林，杨广是无道昏君，暴虐人民，君昏臣暴，奸臣当道，残害忠良，才逼得我父子归了岗山。你身为朝之大臣，内不能除奸党肃清朝廷，外不能灭强敌扫平四方，你就不够大臣的体格，不久朝室将亡，尔君臣还是执迷不悟！你如不服，撒马过来，凭小爷这对双锤，若不将你骨节打折，你亦不知道俺裴元庆的厉害！”杨林大怒，举起赤金盘龙棍便打，裴元庆用双锤招架，两个人棍锤相撞，往来冲杀。两匹马八个蹄蹬开，翻蹄亮掌，马尾巴如同一条线似的，杀在一处，尘沙荡漾，土气翻飞。两国队内咆哮儿郎擂鼓助威，兵卒摇旗呐喊。裴元庆少年气傲，向不服人，没把杨林放在心上，觉着他已年岁高迈，老不讲筋骨之能，英雄出在少年。及至两人杀了五六个回合，见杨林这条棍使开了，泼风十八打，三十六棍的招数来得巧妙，呼呼带风，招巧力大，心中很是佩服于他。杨林、裴元庆杀到七八个回合，仍不见输赢胜败，真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。杨林见裴元庆双锤搂、打、搪、封、支、架、扑、盖，锤马纯熟，心中佩服于他：小小的年岁，有此武艺！

单雄信在阵中见裴元庆与杨林杀的工夫大了，不见输赢胜败，心中明白裴元庆年轻气傲，向不服人，宁可死在阵前，绝不落个败将之名，又怕他失神丧命，催马直奔阵前，高声喊喝：“裴贤弟闪开了，将此功劳让与俺单雄信！”裴元庆明白，这是单通把自己换回去，免得落个败阵之名，感激单通，拨马闪开，让单雄信与杨林杀在一处，他回归队内去了。杨林哪把单雄信搁在心内，凭掌中赤金盘龙棍足能敌得住他。五六个回合，还杀了个平手哪；一到七八个回合，单雄信可就敌不住了，只有招架之功，绝无回手之力。眼看着要败了，忽听背后“哗唧唧”又盘一响，有人

喊嚷：“你躲开了，待我尤俊达会会他杨林！”于是单雄信拨马回归队内。尤俊达把叉使开了，只杀了三个回合，就败回队内。瓦岗山的众英雄见杨林不弱于壮年人，无不服他。秦叔宝不愿再战，吩咐鸣金罢战，撤兵回归，杨林亦就收兵归营。两军当日罢战，各自小心留神，严加防范。

一夜无书。次日用完早饭，秦叔宝与军师徐茂公升座帅府大堂办公，忽报南面隋军由黄河岔口进兵，水路攻打瓦岗山。徐茂公传令，命张称金率铁子建、任敬司、鲁明星、鲁明月四将带领水军出战。张称金遵令，与四员大将离了帅府，回归水师大营。到了营内，张称金传令调五十只战船、五百水军、二百水手，迎敌隋兵。张称金上了飞虎大战船，与四将放炮出兵，战船冲出水师大营。没有多远，望见隋兵来至，张称金传令把阵势列开。五十只战船左右排开，当中飞虎战船桅杆上扯着紫缎色大旗，白光黑字，绣的是“大魔国金堤王水军大都督”字样，顺风飘摆，刮得衬铃直响。对面六十只战船雁翅儿排开，当中楼船上，船头虎皮金交椅坐着隋朝大将魏文生，与副将杨明远前来叫战。杨明远由大船上下来，到了战船之上，吩咐杀上前去。原来这战船上有四个水手摇橹扳桨，另有四个水军各持钩镰枪保护水手。一个看舵的，有两个藤牌手保护舵手，弓箭难伤其身；还有两个水军各持分水蛾眉刺，保护舵手。杨明远在船头上一站，手持双股叉，吩咐开船，水船摇橹开船。只见岗山水军如同箭出似的，飞来一只战船，船头上站立一人，手持钢刀，长得膀大三停，身体雄壮，绿巍巍面皮，穿着水衣水靠。杨明远问道：“对面什么人？”对面船上战将说：“俺叫净河太岁任敬司，尔是何人？”杨明远说：“我乃靠山王的太保杨明远。”任敬司说：“你等有何能为，敢来叫战！”用脚一踹船板，水手们摇橹扳桨，两只船要撞在一处了，杨明远与任敬司杀在一处。未到数招，就被任敬司一刀劈为两半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尸身堕入水内。魏文生大怒，由大船纵上战船，命

水手们开船,要和任敬司决战。战船走至中途,忽然翻了个儿,底儿冲了天啦!魏文生落在水内。没有多大的工夫,只见铁子建从水中往上一冒,肋下夹着一人,正是魏文生。隋军要想往回抢人,那如何能行?铁子建在水中如同箭似的,到了飞虎大战船上。

梆子一响,五十只魔国战船,二十只在前,三十只在后,前边船上尽是弓弩手,船飞亦相似直奔隋军战船,弓箭弩箭雨点相仿。射得隋军抵敌不住,回船要想逃走,张称金吩咐:“调诸葛舟追赶!”魔国水师大营飞出数十只诸葛舟。那诸葛舟是个两半的船,当中衔接之处有钩儿搭着,后半只有水手,前半只内尽是硫磺焰硝火种等物,船头有钢锥,锥上有倒回刺儿。这种船身儿细长,在水里走起来最快无比。追上了隋军的船只,愣往上撞,钢锥撞上,扎在船板之内,有回刺儿,休想撤得下来。水手们见前截儿扎在敌人船上,把当中间的钩儿一摘,后半截往回一撤,前半截儿的火就起来了。隋军船中走着,那火就起来了,烧得隋军无处逃躲,不是被火烧死,便是跳在水中淹死。隋兵不习水战,死得甚是可怜。亦是隋朝的天下气数将尽,在金陵演习成了的水军,被张称金率着降了大魔国。当日张称金得胜收兵回归,布置军务,鲁明星、鲁明月、铁子建、任敬司押解着魏文生回归金铺城内,帅府报功去了。

且说南面隋军打了败仗,满成、满良二太保因为魏文生被擒、杨明远阵亡,事关重大,不敢隐瞒,亲身到杨林大营回禀靠山王。直到初鼓以后,到了杨林大营之内,两个人见着了杨林,如此恁般一回不要紧,只气得杨林三尸神暴跳,五灵豪气腾空,用手指着岗山骂道:“山中的响马盗寇,孤若不把岗山踏平,誓不回兵!”立刻另派战将到南面主持军务,把满成、满良留下。一夜无书。到了次日,早早用完战饭,杨林点了一万大兵冲出大营,直奔岗山。到了岗山北面,把阵势列开,命兵将喊喝声音叫

战。没有多大工夫，岗山上一声炮响，山头悬挂魏文生的人头，杨林看见了，咬牙愤恨，非要跟岗山兵将分个高低，见个上下不可。跟着岗山内炮声一响，秦叔宝率兵出来迎敌。岗山的五千大队列开，杨林摆棍，拍马直临阵前，耀武扬威叫战。王君可出马，与杨林杀了五六个回合，谢映登又出马临阵将王君可换回去，谢映登数合之后也败下阵来。秦叔宝见众将都敌不住杨林，忽然想起一个人来，这人能敌杨林，何不把他调来，阵前会战？秦叔宝想罢，立刻命值日的旗牌官到帅府内宅去调罗士信，叫他阵前会战杨林。旗牌官遵令，拨马往南进了瓦岗山，到了金镞城帅府门前下马，拴上坐骑，穿大堂过二堂，来至私宅门口。旗牌官高声喊喝：“秦元帅有令，调罗士信阵前临敌！”

罗士信此时正在院中练武哪，旁边站着老管家秦安。原来罗士信就是长得身体雄壮，不会武艺，只会飞石打鸟，跑得比是人都快，除有两条飞毛腿，水性最大之外，别无所能，故此秦琼轻易不敢派他打仗。秦安爱惜他为人憨直诚实，天天教他练武，要造就个勇将，好给瓦岗山出力。今天秦叔宝令到调他阵前立功，乐得他手舞足蹈，撒腿往外就跑。旗牌官说：“元帅在北山口外哪！”罗士信拉着棍跑奔北山口。出了山口，见了元帅大队，从当中跑过去，亦没理秦琼，他就望见杨林了。他跟杨林打过一回仗，认识杨林，心中猜着大概是叫我还揍这个老小子，奔杨林而去。杨林望见罗士信来战，拨回马去，不战而走，回到阵中，鸣金撤队，收兵回营了。秦叔宝见杨林惧怕罗士信，心中欢悦，暗道：瓦岗山有个罗士信，镇住隋朝虎将杨林。亦就收兵回归了。

第五十回 设埋伏火烧罗士信 为破阵搬请燕山公

当日两军罢战之后，杨林回到营中，暗中思忖：遇弱者生擒活捉，逢强者只可智取。这罗士信确是个勇士，我必得先把他除治了，然后才能战服岗山盗寇。忽然想起个主意，明日我若如此恁般，便可要他性命。有了主意，当夜放心安歇了。次日天明，杨林把满成、满良二太保唤至帐内，吩咐道：“你二人带兵五百到雁翅山洼，多放柴草，限卯时以后齐毕。至辰时拨给弓箭手二百名，各带火箭，埋伏在雁翅山洼。孤用诱敌之法，如将瓦岗山的人诱至洼内，用箭射着了柴草，直到把敌人烧死为止。”满成、满良说：“谨遵父王之命。”立刻带兵出营，到雁翅山洼埋伏去了。杨林又命军中早用战饭。吃毕，靠山王点齐三千马军，放炮出营，要到阵前诱敌，用火烧那罗士信。

三千大队在岗山以北列开阵势，杨林命兵丁们叫战。秦琼得报，点了三千人马，仍带罗士信迎战。两国兵将把阵势列圆，罗士信见杨林在阵前叫战，不待秦琼吩咐，竟拉着棍跑奔疆场，直奔杨林，两人打在一处。半个回合，杨林拨马便走。罗士信说：“老头儿，你我玩耍得正好，为何便走？罗老子追你了！”说着，他撒开两条飞毛腿便追。杨林与三千马军往北败下，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，跑得飞快。叔宝见罗士信追下杨林，急命鸣金。队内“仓啷啷”锣声响亮，罗士信应当退回来，可他是个浑人，不顾利害，违令不遵，竟往北追下去了。叔宝命兵卒鸣了三回金，不见他回来，叔宝又是担惊，又是生气，怕他有了舛错，立

刻指挥人马往下追赶。及至瓦岗山的三千步军往下追，可就追不上他，落在后头了。

且说罗士信追赶杨林，追至雁翅山洼，他虽瞧见遍地堆的都是柴草，没吃过这样的苦头，他不知道厉害。将到当中，忽听梆子一打，弓弦乱响，箭发如雨，这阵火箭把柴草射着了。罗士信大惊，要想逃走，已然来不及了，四面烟火扑迷了二目，分不清南北东西。四周的火势愈着愈大，要把罗士信活活烧死。杨林率兵回营而去，诱敌成功，净等二家太保满成、满良回营报功了。那罗士信身体多强壮，膂力多么大，亦怕火来烧他，当时他一着急，浑人怎么样，亦能想出个主意来，用棍往地上乱杵，把地杵了个小坑儿，把棍放下，用两只手的指头挠起地来，挠得那土往各处飞扬。顾了扬南边，北边火到了，烧着他的衣服，痛得他乱滚。亦是他命不该绝，滚来滚去，滚在土坑之内，周身是泡，遍体是伤。火势见落，满成、满良将要在火场之中寻找罗士信的死尸，秦叔宝率兵追至，大刀阔斧，一阵乱杀。满成、满良不敌，率兵往隋营逃去。秦琼命人在火场中将罗士信找着，罗士信此时已烧得晕迷不醒了。秦叔宝见兵将们搭至面前，见状大惊，几乎落下泪来，埋怨他道：“鸣金不退，致受此伤，兄弟之命休矣！”兵将们说：“元帅，赶紧把罗士信搭回岗山，急速调治吧！”秦琼无法，这才命人搭着罗士信，率兵回归。

到了金镛城内，兵将各归汛地，秦琼知道魏徵医道最好，（卖马之后，秦琼曾在魏徵的庙内养病，开方调治，皆是魏徵给他治好了的。）命人去请大丞相。工夫不大，魏相爷来至，秦琼叫大哥先瞧瞧伤势轻重，然后又向魏徵请示罗士信的性命如何。魏徵说：“二弟放心，他绝计死不了，我这就给他调治，大约半月之后即可复旧如初。”秦叔宝把心放下。魏徵给他先吃下一服丸药，安神养血；外边给他敷药，止疼消肿。七八日的光景，罗士信就行动如常；十天之后，复旧如初。秦叔宝要给罗士信报这火

烧之仇，这天点兵五千，带了罗士信，前往大营叫战。兵将出了瓦岗山，离隋营近了，人马把阵势列开，罗士信手持大棍，在隋营外叫战。营门小校不敢隐瞒，飞报杨林，杨林听罗士信没烧死，又来叫战，不由大吃一惊，传令营门紧闭，严加防范。秦琼见隋兵把营门关上了，营门左右的土垒上尽是弓箭手，敌人守营不战，这才传令回山。

秦琼走后，杨林闷在帐中，心中暗想：自从响马程咬金占据瓦岗山，直到如今六打岗山，哪次亦是数十万大军，五次皆被岗山所败，裴仁基父子、邱瑞父子归降敌人，损失数十万兵，不惟没有得胜，还使敌人增长势力。这次我杨林六打瓦岗山，打得破打不破不敢断定，要灭岗山的盗寇实非容易。这岗山的人杰有秦叔宝、裴元庆、单雄信、王伯当、谢映登、王君可等十数人，要想扫灭岗山，必须先把这十几个人除治了，然后岗山净剩下无能之辈，何愁不灭？孤纵有数十万大军，亦不可逞强攻打岗山，必须摆得一阵，使岗山的武将前来打阵，先把这些有能为的诱至阵内，除治已尽，然后再打岗山。把主意想好了，杨林要把他学的演军布阵之法施展出来，在瓦岗山北摆一座一字长蛇阵。先传下军令，把岗山西南三面的隋兵全都调至北面，兵合在一处，将打在一家。这天杨林晚饭之后升坐中军大帐，将士儿郎施礼参见元帅已毕，杨林传令在北面布置长蛇阵：大太保罗方为蛇头；五太保满成、六太保满良为蛇眼；韩擒虎为蛇尾；贺若弼为蛇身前段；杨林自身为蛇身后段；魏文通为长蛇阵的阵眼，拨十五万大军在阵中支配；余者撤北边十里以外扎营，并限令一夜将阵势布置成功。真是令下如山倒，兵听将令草随风，隋兵大营移至北面十里重新又扎下营寨。这十五万人马由各将领支配，把一字长蛇阵布置成功。次日天明，到了卯时，靠山王杨林亲身查看阵势，见阵眼、阵头、阵里、阵外十分严整，心中大悦，立刻命军政司写封战书，请瓦岗山内的兵将来打长蛇阵。

这封战书递到瓦岗山内，秦元帅立刻传令升堂，先锋将士等齐集大堂，与军师、元帅施礼完毕，将士儿郎退在两旁。秦琼说：“军师，如今靠山王杨林在岗山北面摆了一座阵，要请我们去打阵，不知道敌人摆的是什么阵，应当如何打法，请军师一决。”徐茂公说：“你我先到牛头峰上登高一望，看看敌人摆的是何阵势，然后再议破阵之法。”秦叔宝传令叫外边鞞马，与徐茂公率领将士儿郎出府上马，够奔金镞城北门。牛头峰下全都下马，顺着山道走上山头，站在高埠处往正北观瞧，只见北边旌旗招展，队伍丛杂，盔甲鲜明，剑戟光辉，杀气腾腾。十万人马摆下这座阵势，旌分五色，各有方位，由西至东长约数十里，曲曲弯弯，一眼望不到边。徐茂公用手指着西边，向秦琼说：“敌人这阵的阵头在此，大约那东边定是阵尾。你看，敌人兵将进退动守，出入有方，一定有个阵眼，兵将定受阵眼的主将指挥，听他的调动，要破此阵甚为不易。我们岗山内虽有强兵猛将，要攻打此阵，必须有能识此阵的人按着阵头、阵尾、阵眼，攻击得法才能成功，不然纵有兵将去打，亦是白白损伤兵将而已。”秦琼忽然想起罗成来，在北平府的时候表兄弟传枪递铜，无事闲谈，罗成曾把演兵布阵、攻击破阵之法说给自己听过，如今要破杨林这阵，他来了不至于不成。想到这里，便向徐茂公说道：“军师，要破此阵，吾表弟罗成能有此才智。”徐茂公说：“既是罗贤弟有此才能，何不急速派人到北平府去请罗成？”秦琼说：“容我回归帅府，写了书信，再遣人前往。”于是秦琼、徐茂公率众回归帅府。到了帅府，兵将各归汛地，秦叔宝赶紧写了一封书信，就派袁天虎、李成龙前往。袁天虎、李成龙拿了书信，领下路费，由瓦岗山起身，够奔北平府。

这两个人走后，曹州王孟海公因为运河挖好了，杨广要下江南，发了十数道矫诏，约请十八路诸侯在瓦岗山会兵，共灭杨广。有河北凤鸣王李子通、济南王唐璧、豫州王徐延朗、相州白御王

高谈圣、湖广襄阳王雷大鹏、江陵大梁王萧铣、武林小梁王李执、楚越王高士逵等十数路反王，各带数万兵将来至岗山，在瓦岗山南面扎下连营。各路反王人马来至，瓦岗山声势大震。众反王扎营之后，都到岗山里面拜见大德天子程咬金，魔王少不得设筵款待。

却说袁天虎、李成龙自从离了岗山，不分昼夜赶奔北平府，路途之上安然无事，这天来至北平府，先在万胜街内人和店住下，打听打听北平王的殿下罗成是否在府，打听实了好去找他。书说至此，先把袁天虎、李成龙放在店内，翻回来再说罗成。自从在瓦岗山单枪破双枪之后，他带着众旗牌官家将们回归北平府，因为出来日久，怕事情泄漏，不分昼夜往回够奔。走在途中到了范阳，恰巧在店中遇见了定彦平。罗成为人机警，一见定彦平，心里可就明白了，大约自己假装程咬银的事情被他窥破了，定彦平北来，准是要见父王罗艺究情此事。哎呀，我必须如此如此，方能免去此祸。罗成向定彦平敷衍几句，然后命店中预备一桌素席，把定彦平请来，二人一同入席。

席间，罗成向定彦平道：“你老人家往北来，意欲何往？”定彦平说：“我想到北平府去看望你父。”罗成说：“你老人家不是看望我父亲，是给我告状不是？”定彦平说：“我给你告什么状？”罗成说：“小侄男在瓦岗山涂改面目，诈称是程咬金的兄弟程咬银，冒犯尊颜，单枪破双枪。虽当时懵住了，事后你老人家焉能不明？我猜着你老人家一定是要见我父王究情此事，是与不是？”定彦平说：“贤侄你说对了，老夫北来正是这个主意。”罗成说：“你老人家要到北平府见了你父亲，千万别提说此事，我是瞒着你父王。你要向我父说明此事，他老人家非重责于我不可。”定彦平说：“贤侄，你父身为大隋朝的北平王，你为何去到瓦岗山帮着响马抗击隋军哪？这是我定彦平知道了，亦不过到北平府见你父王发发牢骚而已；要是叫靠山王知道了，他定在杨

广驾前递折本，参你父纵子为寇，叛反国家之罪，到那时如何是好？”罗成说：“伯父，小侄男非是不明此理，你老人家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罗成此次身入岗山，非是妄为，我把我的事情向你老人家说明，你老人家便能原谅小侄了。”说至此处，罗成把当年秦叔宝的爷爷秦旭提拔罗艺，得了高官，如今秦叔宝不是无故谋反，与响马为伍；秦琼的祖父秦旭，父亲秦彝，在北齐后主驾前称臣；并程咬金等为报君仇雪父恨，要灭隋朝等事一并说明。定彦平恍然大悟，说：“你这次到岗山，必是你表兄秦叔宝求的你吧？”罗成说：“正是，小侄男亦是奉母命补报秦家之恩。”定彦平听明白了，罗成向定彦平苦苦哀求，不叫定彦平把单枪破双枪的事情告诉他父亲，定彦平无法，点头应允。爷儿俩把事情说开了，随即用饭。吃饱了，店家撤去残席。当日未走，次日二人一同起身回归北平府。

这日到了北平府，一进城罗成就派家将飞报北平王，说定彦平来了，叫他父王迎接。定彦平到了北平王府，府中大开仪门，罗艺身着官服，出来迎接定彦平。老弟兄见了，彼此施礼，略叙寒暄。罗成与旗牌官等都向北平王行完了礼，一齐走进王府，马匹自有人给刷饮喂遛。且说北平王把定彦平让至大厅，落座之后，家人献茶，茶罢搁盏。罗艺问道：“你们爷儿俩在何处遇见了，一同至此？”定彦平说：“我们爷儿俩在泰安山上见着的。”罗艺说：“你我弟兄这一别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眨眼间就数十年了。如若兄长无事，请你在北平府多住些日子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定彦平说：“我侄儿聪明伶俐，我到这里有意传授他些武艺，住上个一年半载的，然后才走哪！”罗王爷听定彦平要传授他儿子武艺，高兴得了不得，说：“兄长如此厚爱我父子，小弟感激不尽。”说着话，罗成见完了他母亲，又赶至大厅来伺候定彦平。罗王爷向罗成说道：“孩儿呀，你伯父要在这里久住，传授你的武艺呢。”罗成说：“伯父如此厚爱小侄，我就拜认你老人家

为义父吧。”罗王爷与定彦平喜之不尽。罗艺就命罗成叩头拜认定彦平为义父。自从罗成认他为义父之后，定彦平因为自己是个出家人，住在府中诸多不便，移至城里相国寺内，罗成每日早晚两次到寺内学习武艺。后来北平王就命罗成不必回府，亦叫他住在相国寺内安心习武，等着定彦平走后再回府。自此罗成就久住在相国寺。

这天罗成定更天以后练完武艺，将要安歇，忽见从房上下来俩人，一掀帘子，走进屋中。罗成一怔，仔细观瞧，看出是袁天虎、李成龙，赶紧站将起来，说：“二位兄长从何至此？”袁天虎说：“从瓦岗山来。这里有封书信，请你观瞧。”罗成打开了书信，看明是表哥秦琼要求自己二入岗山，替他们破杨林的阵势。看罢之后，紧皱双眉，心中思忖道：必须如此恁般，才能离开北平府，去到岗山助他们破阵。把主意想好，罗成向袁天虎、李成龙说：“二位兄长先走吧，你们在范阳城内李家店等我，我随后就到，然后再由范阳赶奔瓦岗山。”袁天虎、李成龙听他说能够前往，喜之不尽，哥儿俩与罗成拜别，先行回店。袁、李二人够奔范阳等候罗成，暂且不表。

却说罗成当夜安歇睡觉，次日早晨起来，先把自己的身上收拾利落了，然后向定彦平撒谎要回归王府，看望父母，之后率领家将乘马出城。家将们问道：“殿下，咱们不是回府吗？”罗成说：“你们先跟我过趟黄河，然后再回府。”家将们料有别情，不敢多言，只好随着走吧。罗成到了范阳，与袁天虎、李成龙会了面，算还店账，一同起身，不分昼夜赶奔瓦岗山。路途之上无事，这天离着岗山近了，因为杨林摆的阵势在山北，他们绕道走南面，到了黄河岔口，有鲁明星、鲁明月的巡河小船把他们渡至岗山，由南面走进去。早有人去飞报元帅，秦琼得报罗成来了，立刻出府迎接。罗成到府前，与二爷秦琼彼此施礼，略叙寒暄，随即入府。罗成不管别人，得先去拜见舅母。秦叔宝同罗成到了